

卡夫卡短篇小说集

叶廷芳 选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卡夫卡短篇小说集

叶廷芳 选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44.221
212
2/10/15

责任编辑：王 雄
封面设计：邢士元
责任校对：马红薇

卡夫卡短篇小说集

叶廷芳 选编

*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中卫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375 字数165千 插页2

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7—227—01702—8/I·505

定 价：11.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电话：7012314 邮编：751700

目 录

1	公路上的孩子们	孙坤荣译
6	判 决	孙坤荣译
20	变形记	张荣昌译
73	司 炉	洪天富译
106	在惩罚营	洪天富译
137	一场梦	洪天富译
140	铁桶骑士	叶廷芳译
143	乡村医生	孙坤荣译
151	饥饿艺术家	叶廷芳译
163	布鲁姆费尔德, 一个上了年岁的单身汉	张荣昌译
191	地 洞	叶廷芳译
230	约瑟芬, 女歌手或耗子的民族	洪天富译
251	恐 惧	叶廷芳 黎奇译
254	信 号	叶廷芳 黎奇译
256	巩 固	叶廷芳 黎奇译
258	驯 鹤	叶廷芳 黎奇译
261	舵 手	洪天富译
262	新 灯	叶廷芳 黎奇译

公路上的孩子们

孙坤荣译

我听到车子在花园栅栏旁经过，有时我也能从微微摇动着的树叶隙缝中看到它们。在炎热的夏日里车辐和车轆的木料发出多么强烈的劈啪声！干活的从田间回来，扬起阵阵笑声，使车子发出的声音简直有些可恶。

我坐在我们家的小秋千上，正在我双亲的花园树荫下休息。

栅栏前一直没有静止下来。此刻孩子们奔跑过去；粮车上的男男女女坐在禾把上，花坛周围逐渐暗淡下来；傍晚时分我看见一位拿着手杖的绅士悠然地散步；有几个姑娘手臂挽着手臂迎着他走去，问候了一声便走进路边的草地里。然后有几只鸟儿有如喷射而出一般向天空飞去，我的目光紧盯着它们，看它们怎样一股劲地向上飞去，直到我不再相信它们在向上飞，而以为是我在向下坠落。我有些头晕，紧紧抓住秋千绳子，开始悠悠地荡起来。很快我就越荡越高，微风越吹越凉，天空中飞鸟消失了，出现了闪烁的星星。

我在烛光下吃晚饭。我常常把双臂放在台板上，已经很累，大口咬着黄油面包。襁褓的窗帘被热风吹得鼓了起来，

有时外面走过的人想要看清楚我或者要同我说话，就得用双手牢牢地抓住窗帘。多数情况下蜡烛很快就被吹灭，在这昏暗的烛烟中，聚在一起的蚊子还要游一会儿功夫。这时如果有人从窗外向我打听事情，我看他，就像看着一堆东西，或者什么也看不见，他也并不指望得到什么回答。

然后有人越过窗户跳进来，通报说，其余的人都已经在房前了，这样我就叹着气站起来。

“不，你为什么叹气？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有什么特别不顺心的倒霉事？难道我们再也无法补救了吗？真的一切都完了吗？”

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我们很快跑到房前。“谢天谢地，你们终于来了！”——“你总是迟到！”——“怎么就是我呢？”——“正是你，如果你不想参加，那就呆在家里。”——“别那么高傲！”——“什么？别那么高傲？你怎么这样说？”

我们这些小孩在晚上走着。没有什么白天和黑夜。一会儿我们衣服上的钮扣相互摩擦着就像牙齿一样排列在一起；一会儿我们又相互保持等同的距离奔跑；口中冒着热气，像热带动物一样。我们像古代战争中穿胸铠的骑士，踏着沉重的步伐，一个接一个地往下穿过小巷，两腿一使劲又冲上公路。个别几个走进了公路边的壕沟里，他们几乎还没有在黑暗的斜坡前消失，就已经像陌生人一样站在田间小路上，往下看着。

“快下来！”——“先上来！”——“好让你们把我们推下来，以为我们想不到，我们还不至于那么傻。”——“你们都那么胆小。可以这么说，来吧，来吧！”——“真要我们这样

做？像你们一样？要是这样，你们就能将我们推下来？瞧你们那样子？”

我们开始进攻，前面受到阻挡，于是我们躺在路边壕沟的草地上，晕晕乎乎，自由自在。一切是那么舒适、和谐，我们在草地上既不感到热，也不感到冷，只是感到疲乏。

我们把身体侧向右边，把手放在耳朵下面，这时都想要入睡。尽管大家想再次抬起下巴站起来，但是却跌入一条更深的壕沟里。于是我们想把手臂伸开去，向斜侧蹬动双腿，一跃而起，但肯定又会跌入更深的壕沟。就这样我们并不想停止下来。

怎样才能在最后这条壕沟里伸开四肢好好睡一觉，特别是双膝伸平，我们几乎还没有想过。人们像个病人似的仰面躺着，有点儿想哭。当有个男孩两肘贴着臀部，那黑色的鞋底越过我们头顶，从斜坡跃上公路时，大家便眨一下眼睛。

我们看到月亮已经升高，一辆邮车在月光下驶过。微风四处吹拂，即使在壕沟中我们也已感觉到了，附近的森林开始簌簌作响。这时，对一个人来说不再希望孑然一身独自呆着了。

“你们在哪儿？”——“上这儿来！”——“大家都到一起吧！”——“你躲藏什么，别胡闹啦！”——“你们难道不知道，邮车已经过去了？”——“不知道！已经过去了么？”——“当然，你睡着时，邮车过去了。”——“我睡着了？会有这样的事！”——“别说了，大家都看你睡着了。”——“我可没有睡着。”——“快上这儿来！”

我们紧挨在一起，向前跑着，有的相互手拉着手，可是头抬得都不高，因为现在是下坡路。有人喊出一种印第安人的战争口号，我们的双腿从未这样快地奔跑，在跳跃时风儿托着我们的臀部，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我们一直这样飞跑，以致我们在超越别人时，甚至还能交叉着双臂，从容不迫地环顾周围。

在山溪的小桥上我们停了下来，跑在前面的人又跑了回来。桥下的流水拍打着石头和树根。好像还不到深夜。我们中间谁都没有理由为什么不跳到桥栏杆上。

在远处树丛后面驶出一列火车，所有的车厢都亮着灯，玻璃窗一定是放下来的。我们中有一人开始唱流行歌曲，我们大家也都想唱。我们唱得比火车的速度还快。因为声音还不够响亮，我们便挥动起手臂。我们唱着歌挤到一起，感到非常愉快。当有人把他的声音混入别人的声音时，那人就像给鱼钩钓住了一样。

我们就这样唱着，身后就是森林，歌声传入远处的旅行者的耳中。村里的大人们还没有睡，母亲们为夜晚的来临铺好了床。

我们的时间到了。我吻了吻站在我身旁的人，向后面的三位只是伸过手去，然后开始往回跑。没有人叫住我。我在他们不再能够看见我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拐了弯，我跑在田间小路上，又进了森林。我向南方的城市奋力奔去，关于这城市在我们的村子里有这样的传说：

“那儿的人啊！你们想想，他们从不睡觉！”

“那为什么不睡觉呢？”

“因为他们从不疲倦。”

“那为什么不疲倦呢？”

“因为他们都是傻瓜。”

“难道傻瓜就不疲倦吗？”

“傻瓜怎么能疲倦呢！”

判 决

——献给菲莉斯·鲍^①小姐的故事

孙坤荣译

在最美好的春季里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年轻的商人格奥尔格·本德曼正坐在二层楼自己的房间里。他的住所是沿河一长溜构造简易的低矮的房屋中的一座，这些房屋几乎只是在高度和颜色上有所区别。他刚给居住在国外的青年时代的朋友写完一封信，漫不经心地将信装进信封，然后双肘撑在书桌上，凝望窗外的小河、桥梁和对岸淡绿色的小山冈。

他寻思着他的这位朋友，由于不满在国内的前程，几年以前他当真逃到俄国去了。现在他在彼得堡经营一家商店，开始时买卖兴旺，但后来生意显然很清淡，他归国的次数越来越少，而每逢归国来访时总要这样抱怨一番。就这样他在国外徒劳无益地苦心经营着，外国式的络腮胡子并不能完全遮盖住那张从孩提时代起就很熟悉的脸庞。他的皮肤蜡黄，看来好像得了什么病，而且病情正在发展。据他自己说，

① 菲莉斯·鲍威尔，卡夫卡女友。1912年8月卡夫卡认识菲莉斯，两人曾在1914年、1917年两度订婚，又两度解除婚约。

他从来不和那儿的本国侨民来往，同俄国人的家庭也几乎没有有什么社交联系，并且准备独身一辈子了。

对于这样一个显然误入歧途、只能替他惋惜而不能给予帮助的人，在信里该写些什么呢？或许应该劝他回国，在家乡定居，恢复同所有旧日好友的关系——这不会有什么障碍的——，此外还要信赖朋友们的帮助？但是这样做不就等于告诉他，他迄今为止的努力都已经成为泡影，他最终必须放弃这一切努力，回到祖国，让人瞪着大眼瞧他这个回头的浪子；这不就等于告诉他，只有他的朋友才明白事理，而他只是个大孩子，必须听从那些留在国内并已经取得成就的朋友的话去行事。你愈是爱护他，却愈加会伤害他的感情。更何况使他蒙受这样的痛苦烦恼，是否就一定有什么意义呢？也许，要他回国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自己说过，他已经不了解家乡的情况。这样的话，他将不顾一切地继续留在异乡客地，而朋友们的规劝又会伤了他的心，使他和朋友们更加疏远一层。如果他真的听从了朋友的劝告回归祖国，而在国内又感到抑郁——当然不是故意这样，而是由于事实所造成的——，既不能和朋友相处，又不能没有他们，他会抱愧终日，而且当真觉得不再有自己的祖国和朋友了，那倒不如听凭他继续留在外国，岂不更好吗？考虑到这些情况，怎能设想他回来后一定会前程似锦呢？

鉴于这些原因，如果还想和他保持通信联系的话，就不能像对一个远在天涯的熟人那样毫无顾忌地把什么话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他。这位朋友已经有三年多没有回国了，说是俄国的政治局势不稳，容不得一个小商人离开，哪怕是短暂

的几天都不行。他的解释完全是敷衍文章，就在这段时间内，成百上千的俄国人却安闲地在世界各地旅行。但是，对于格奥尔格自己来说，在这三年间发生了许多变化。他的母亲去世了——那是大约两年前的事，从那时起，他就和父亲一起生活——，他这亲朋友可能得悉了噩耗，在一封来信中表示了哀悼，但是毫不动情，其原因只能是，对这样不幸事件的悲痛是身居异国的人所完全无法想象的。不过格奥尔格从那时起，以全副精力从事他的商业以及所有别的事情。也许是他母亲在世时，他父亲在经营上独断独行，阻碍了他真正按自己的主意行事；也许是他的母亲过世后，他父亲虽然还在商行里工作，但已经比较淡泊，不再事必躬亲；也许是鸿运高照，意外侥幸——很可能就是如此——，不管怎么说，这两年来商行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职工人数不得不增加了一倍，营业额增加了五倍，往后的买卖无疑会更加兴隆。

可是格奥尔格的这位朋友对这种变化却一无所知。最后一次也许就在那封吊唁信里，他曾劝说格奥尔格移居俄国，并且详述了格奥尔格家若在彼得堡设分号，前景将如何如何。他所列的数字同格奥尔格现在所经营的范围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可是格奥尔格一直不愿意把自己商业上的成就写信告诉这位朋友，假如他现在再回过头来告诉他，那当真会令人惊讶的。

所以格奥尔格在给这位朋友的信中，始终只写些无关紧要的、一如人们在安闲的星期天独自遐想时杂乱地堆积在记忆中的琐事。他所希望的只是不要打扰他的朋友，让他

保持在出国后的长时期里所形成的对于故乡的看法，并以此来安慰自己。于是发生了这样的情形，格奥尔格在时间间隔相当长的三封信中，都写到了一个无关紧要的男人和一个同样无关紧要的女人订婚的事，结果完全违背了格奥尔格的意图，这位朋友竟开始对这件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兴趣。

格奥尔格宁可在信中同他谈这类事情，也不愿承认自己在一个月前已经同一位富家小姐名叫弗丽达·勃兰登菲尔德的订了婚。他常常和未婚妻谈起这位朋友，以及他们在通信中这种特殊的情形。“那么他不会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了，”她说，“然而，我是有权利认识你所有的朋友的。”“我不想打扰他，”格奥尔格回答说，“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他可能会来的，至少我认为他要来的，但他会觉得非常勉强，自尊心受到损害，也许他会嫉妒我，而且一定会不满意，可是又没有能力消除这种不满，于是只好孤独地再次出国。孤独——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是的，难道他不会通过另外的途径获悉我们结婚的消息吗？”如果那样我当然无法阻止，但是由于他的生活方式，他是不太可能知道的。”“既然你的朋友都是这个样子，格奥尔格，你就根本不应该订婚。”“是的，这是我们俩的过错；不过我现在不愿意再改变主意了。”她在他的亲吻下尽管气喘吁吁，却还说道：“不管怎样，我总觉得挺生气的。”这时，他真的认为，如果他把这一切写信告诉他的朋友，也不会有什么麻烦。“我就是这样的人，他也正应该这样来认识我。”他自言自语地说，“我无法把自己变成另外一种人，这种人也许比我更适宜于承当同他的友谊。”

事实上，他在这个星期天上午写的这封长信中，已经把订婚的事告诉了他的朋友，信里这样写道：“我把最好的消息留到最后才写，我已经和一位名叫弗丽达·勃兰登菲尔德的小姐订婚了，她出身富家，是你出国以后很久才迁居到我们这里来的，所以你可能不认识。将来反正还有机会告诉你关于我未婚妻的详细情况，今天我只想讲，我非常幸福；你我之间的相互关系只在这一点上起了变化：你现在有了我这样一个幸福的朋友，而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朋友了。此外，我的未婚妻——她嘱我向你致以亲切的问候，不久还会自己写信给你的——也将成为你的真诚的女友，这对于一个单身汉来说，不会是无所谓的吧。我知道，以往你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来看我们，难道我的婚礼不正是一次可以扫除一切障碍的极好的机会吗？但是，不管怎样，你还是不要考虑太多，而只是按照你自己的愿望去做吧。”

格奥尔格手里拿着这封信在书桌前坐了很久，把脸转向窗户。小巷里一个过路的熟人跟他打招呼，他正想得出神而在微笑，刚好作为对那人的回礼。

他终于把信放入口袋，走出房间，穿过狭小的过道来到对面他父亲的房间里，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进过这个房间了。事实上，他也没有必要到父亲的房间里去，因为他在商行里经常同父亲见面，又同在一个餐厅用午餐，晚上虽然各干各的，可是除非格奥尔格出去会朋友——这倒是常事，或者去看望未婚妻，他们总要在共同的起居室里坐上一会儿，各人看自己的报纸。

格奥尔格感到非常惊讶，在这样晴朗的上午，他父亲的

房间还是那样阴暗。矗立在狭窄庭院另一边的高墙在房间里投下了阴影。父亲坐在靠窗的一个角落里，这个角落装饰着格奥尔格亡母的各种各样的纪念物，他正在看报，把报纸举在眼前的一侧，以弥补一只眼睛视力的不足。桌子上放着剩下的早餐，看来他并没有吃多少。

“啊，格奥尔格！”父亲说着就站起来迎上去。走动时厚厚的睡衣敞开了，下摆在身体周围飘动。——“我的父亲仍然是一个魁伟的人。”格奥尔格心里说。

“这里黑得真受不了。”他接下去说。

“是的，确实是很黑。”父亲回答。

“那你还把窗户关着？”

“我喜欢这样。”

“外面已经很暖和了，”格奥尔格说，好像是接着前面那句话，随后坐了下来。

他父亲把早餐的杯盘收拾起来，放进一个柜子里去。

“我只是要告诉你，”格奥尔格接着说，他茫然地望着老人的动作，“我在一封要寄往彼得堡的信里宣布我订婚的事。”他把信从口袋中抽出一点儿，然后又放了回去。

“为什么要写信到彼得堡去？”父亲问。

“告诉在那儿的一位朋友，”格奥尔格说着，用目光追寻他父样的眼睛。——“在商行里他可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他想，“瞧他现在劈开两腿坐着，双臂交叉在胸前。”

“哦，告诉你的朋友了？”父亲以特别强调的口吻说道。

“父亲，你知道，我一开始并不想把订婚的事告诉他。主要是考虑到他的情况，并不是由于别的原因。你也知道，他

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我寻思，他也会从别处获悉我订婚的消息——这我可无法阻止——，虽然他离群索居，几乎没有这种可能，但是他反正决不会从我这里知道这件事情。”

“这么说你现在已经改变了主意？”父亲问道，一面把大张的报纸放到窗台上，把眼镜放在报纸上，并用一只手捂住了眼镜。

“是的，现在我已经仔细考虑过了。我想，如果他是我的好朋友，那末我幸福的婚约对他讲来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因此我不再犹豫，一定要把这事通知他。可是在我发信之前，我先要把这件事告诉你。”

“格奥尔格，”父亲说，撇了一下牙齿已脱落了的嘴巴，“听我说！你为这件事到我这里来同我商量，毫无疑问你这样做是值得赞许的。但是，如果你现在不把全部事情的真相告诉我，就等于什么也没说，甚至比不说更令人恼火。我不愿意提到与此无关的事情。自从你亲爱的母亲去世后，已经出现了好几起很不得体的事情。也许谈这些事情的时候了，也许比我们想象的要来得早一些。商行里有些事情我不太清楚，这些事情也许并不是背着我做的——现在我可不是说这是背着我做的——我精力不济了，记忆力也在逐渐衰退，有许多事情我已无法顾全。这是自然规律，其次你母亲的去世对我的打击比对你的要大得多。——但是既然我们正在谈论这件事，谈论这封信，我求你，格奥尔格，不要欺骗我。这是一件小事情，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你千万不要欺骗我。难道你在彼得堡真有这样一个朋友？”

格奥尔格非常困惑地站起来。“别去管我的朋友了。一

千个朋友也抵不上我的父亲。你知道，我是怎样想的？你太不注意保重你自己了。年岁可不饶人。商行里的事没有你我是不行的，这你知道得很清楚，但是如果因为做生意而损坏了你的健康，那么我明天就把它关了。这样可不行。必须改变一下你的生活方式，并且要彻底改变。你坐在这黑暗里，如果呆在起居室里就有充足的阳光。你每顿早餐都吃得很少，不好好增加营养。你坐在紧闭着的窗户旁，而对你来说是多么需要新鲜空气呀。不行，父亲！我要请个医生来，我们都遵照医嘱行事。该把房间换一换，你搬到我前面那个房间去，我搬到这儿来。你不会有什麼不习惯的，你的全部东西都将一起搬过去。但是办这些事要有时间，现在你要上床睡一会儿，你非常需要休息。来吧；我帮助你脱衣服，你可以看到，我会做得很好的。或者你现在就愿意到前边的房间去，你可以暂时睡在我的床上。这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格奥尔格紧挨着他父亲站着，他父亲白发蓬乱的头低垂到胸前。

“格奥尔格。”父亲轻声地说，身子一动也不动。

格奥尔格立刻在父亲身旁跪了下来，在父亲疲惫的脸上，他看到一对瞳孔从眼角直定定地望着他。

“你没有朋友在彼得堡。你总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连我也想愚弄。在那儿你怎么会有朋友呢！我根本就无法相信。”

“你再好好想一想，父亲，”格奥尔格说，将他父亲从椅子上扶起来，一面乘他父亲虚弱地站着的时候替他脱掉了睡衣，“自从上次我的朋友来看我们，到现在已快三年了。我